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三七回 講嫖經名士高談 打茶圍瘟生吃醋

且說章秋谷正講得高興，劉仰正便對他說道：「你這個話兒我不敢附和。據你講，做嫖客全要資格，就是有钱也不中用。難道有了資格的嫖客，就可以白嫖，不用出錢的麼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這個話兒又不是這般說法。你只要聽我細細的講，你就明白了。」

如今那些堂子裡頭的信人，一個個都是精靈古怪的，那裡還比得從前？差不多些的客人跑到堂子裡頭去，要是個漂亮些兒的還好，只要略略的有些土氣，或有些不合款式的地方，那般信人看了心上就不高興起來，不但是暗中奚落，甚而至於還要當面欺凌。更兼如今的堂子裡頭另有一般習氣，以前的信人掛著牌子做生意，只要是個肯花錢的客人就是了，那裡去管他什麼瘟生不瘟生，曲辮子不曲辮子？就是做著了天字第一號的曲辮子客人，也沒有什麼人去笑他。現在的那班信人，只要做著了一個土頭土腦的客人，大家便要指指點點的笑他，只說他做著了土地碼子。就是有钱的人，也不過背地裡灌幾句米湯，騙他幾個錢，面子上那裡肯好好的待他！至於那班有資格的嫖客，比起那些曲辮子的客人來，卻是大不相同。本來是嫖界的慣家，花叢的老手，堂子裡頭的那些規矩件件皆知，信人們的喜怒性情般般都曉，既沒有一句惹厭的話兒，又沒有一些瘟生的舉動。信人們見了這樣客人，非但不敢得罪，而且還要好好的巴結著他。所以如今的嫖客，有了錢又有資格的自然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客人。就是有钱沒有錢的客人，堂子裡頭也不敢怎生的怠慢。獨獨的碰著了那班只有銀錢、沒有資格的客人，騙了他無數的銀錢，還不說一句好話。這些情形，是我近年以來在堂子裡頭細細的考察出來的。你若不信，只要你自家慢慢的細心查察，就知道我的說話不是欺人之談了。」

秋谷說罷，席上的人大家都點頭道是。只有劉仰正聽著還覺得有些不信，又對著秋谷道：「你雖然說得甚是有理，我的心上卻始終覺得有些疑惑。那班堂子裡頭的信人專要喜歡那有資格的嫖客，有什麼好處呢？嫖客的有資格沒有資格，是慣家不是慣家，又與信人什麼相干？照這樣說起來，那班信人掛了牌子做生意，不是做的錢，難道是做的資格不成？」秋谷笑道：「這個話兒你又說得太過了些。我方才說的沒有錢，不是說有了資格的客人就可以一毛不拔，不過用起錢來，有些斟酌，不是那般一曲千金、一笑萬金的用法。難道他們做信人的不要客人的錢，拿著錢出來倒貼不成？」

劉仰正聽了，方才點頭一笑道：「這還罷了。方才你的話兒說得含糊糊糊的，不狠明白，所以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。但是這個裡頭的事情，我究竟還有些索解不得：那些有了錢沒有資格的嫖客，為什麼倒要吃虧呢？」秋谷道：「那些嫖客雖然有幾個錢，堂子裡頭的規矩卻一毫不懂。該應用錢的地方，他不肯用；不該用錢的時候，他又偏要亂用。用了無數的錢，信人身上卻沒有一些兒好處。比不得那些嫖場的老手，用的錢一個一個都是用在面子上的，既鬧了自己的聲名，信人又受了他的實惠，明明的只用了一千塊錢，給別人看了卻好像用了三千、五千的一般。要是你做了信人，碰著了這樣的兩個嫖客，兩下比較起來，究竟你還是巴結那一個的呢？」

劉仰正聽了這一大篇議論，方才頓口無言，心上分佩服。暗想：秋谷這個人真是精明，會把堂子裡頭的情形看得這般透澈。想著口中說道：「我們好好的講話，你無緣無故的又要和我取笑，該應罰你一杯。」便取過酒壺來，斟了滿滿的一大杯遞給秋谷。

秋谷也不推辭，哈哈一笑接過來，一飲而盡。又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究竟這個『嫖』字實在不是什麼好事情。即如我們同鄉有個姓馬的，叫做馬山甫，好好的到上海來結算帳目，忽然高興起來，做了個清和坊一弄的陸韻仙，兩個人恩愛非常，恨不得化做一團，合成一塊。不知怎樣的，平空為了幾百塊錢的事情，兩個人爭論起來，鬧了一回，氣得生了一場大病，病得個九死一生。若不是我章秋谷出來和他幫個忙兒，只怕一條性命就保不住了。為了一個信人，幾乎白白的送掉了自家的性命！」

你想這個『嫖』有什麼好處？」

原來馬山甫的事情只有辛修甫一個人知道，別人都不得曉得這件事兒，如今聽了他這般說法，便大家七張八嘴的問他。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把馬山甫和陸韻仙的事情細細的和眾人說了一遍。大家聽了都嗟歎不已，只有王小屏一個人，坐在那裡低著個頭，默然不語，好像有什麼心事的一般。秋谷留心看著覺得詫異，便問道：「小屏兄，你為什麼這般模樣？你心上有什麼委決不下的事情，何妨講出來給大家聽聽，或者我章秋谷有可以和你出力的地方，做個現在的古押衙，再世的黃衫客，也未可知。」

王小屏聽了，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，歎了一口氣，口中說道：「我沒有什麼事情。」章秋谷看著他那般模樣，雙眉緊皺，神采黯然，知道他一定有什麼不得已的事情，便又道：「我們在座的這幾個人，都是金石同心、芝蘭結契的朋友，朋友身上的事情，就是自己身上的事情。你有什麼為難的事，為什麼不肯講出來給我們大家聽聽？難道我們這班人，夠不上你的交情，算不得你的朋友麼？」

幾句話兒把王小屏說得發起急來，只得說道：「你既是這般說法，我不得不和你們講個明白。但是這件事情，是無從措手的，我就和你們講了，你們也不能幫我的忙。」秋谷道：「不用管他能幫忙不能幫忙，你先把這個事情講給我們聽聽。」

王小屏方才說道：「我以前做的信人，是公陽里鄭菊香，你們都知道的。今年我又做了個東蒼芳的洪素卿，方才叫來的就是他。」說到這裡，陳海秋大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事情，一定是害了單思病！這樣的事兒也值得要放在心上！只要我秋谷出個主意就是了，包管一霎時握兩攜雲，顛鸞倒鳳。」

王小屏皺皺眉頭，連連的搖手道：「你不要混說，我那裡害什麼單思病？你們只慢慢的聽就是了。我自從做了這個洪素卿以後，不上一禮拜就落了相好。」陳海秋又插嘴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一定是你要娶他回去，請我們和你做個媒人，可是不是？」

王小屏搖一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秋谷對陳海秋道：「你不要和他打岔，我們聽他講下去。」說罷，大家便不開口。

王小屏又道：「這個洪素卿待我甚是慇懃，應酬也分圓到。不想一禮拜之前，素卿那裡來了個姓焦的客人，聽說是什麼洋行裡頭的小老闆，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。我雖然和他並不相識，他卻專門的和我作對。每逢我到素卿那裡去的時候，他一定占住了房間，死不肯讓，素卿也無可如何。一連這樣的兩天，我被他嘔得氣不過，就和素卿說了，叫他叫個雙台，立刻就擺。我的意思，原想要趕掉這個混帳東西。不想他聽得我叫雙台，他就叫個雙雙台。大家屏來屏去，我吃了一個四雙雙台，他也吃了一個四雙雙台，賴在那間房內死也不肯出來。就是這樣的一連鬧了兩天，花了三百多塊錢，始終還是屏他不過。方才素卿悄悄的問我，為什麼伏伏貼貼的情願讓他？你們和我想想，叫我怎樣的回答他呢？」

秋谷聽了，啞然笑道：「你這個人也太認真了，這樣的事情有什麼希奇！要是將就些兒，不用頂真，就讓了他也算不得什麼大事。何必把這般小事放在心上？」

王小屏道：「你的話兒雖然不錯，但是你沒有身親其境，自然是冰涼雪冷，平淡稀鬆，說起來不值一笑。要是你做了我，設身處地的自己當著這般的境界，就知道我的話兒是不錯的了。」

秋谷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這句話兒卻也不差，便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你們兩下爭論的都是些無謂的閒氣，何必這樣頂真？要是信人和你是要好的，也還罷了。萬一個信人對著你是一團假意，向著別人倒是一片真心，你還要不顧死活的去吃這般冷醋，那就可以不必了。」秋谷說著，辛修甫和劉仰正、葛懷民等也大家道是，都勸著王小屏不要再發癡。

王小屏那裡肯聽，只對著他們說道：「方才我已經和你們說過，洪素卿的待我，委實是□分要好。不過這件事情，素卿也叫作無可如何。掛了牌子做生意，走進來的都要應酬，不能趕他出去。我想來想去，實在想不出個驅逐他的法兒。請你們幾位和我想想，有什麼法兒沒有？」辛修甫聽了道：「這個法兒倒很不容易，你想大家都是一樣的客人，更兼他有的是錢。堂子裡頭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去，有什麼法兒禁止他？」

秋谷低著頭想了一想，忽然心中觸動了一個念頭，便向王小屏說道：「有是有一個法兒在這裡，這個時候卻不便說出來。我們同到洪素卿那邊去，待我細細的下一番研究的工夫，或者竟有個禁止他的法兒，也是論不定的。」王小屏聽了，問他是什麼法兒，秋谷那裡肯說，只說：「這個時候不能和你說；和你說了，你要泄漏出來的。」

王小屏聽了，只得由他。辛修甫和陳海秋等一班人，也問他究竟想的是什麼法兒，秋谷只微微的笑，一言不發。王小屏便道：「既然你一定不肯說明，我們也勉強不來，如今我就請你們翻台過去，到洪素卿那邊去吃酒何如？」大家點了一點頭，胡亂叫了乾稀飯來，隨便吃了些，主客一齊起身，逕到東薈芳來。

到了洪素卿院中，果然那姓焦的早在那裡占住了素卿的正房，王小屏只得同著眾人到對面房間坐下。正是：  
青樓薄倖，荒唐得寶之歌；雲雨迢遙，懊惱迷香之洞。  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文交代。